演說

哀莫大於心死

建園

深院無人　落花滿地　斜陽西下　晚景凄涼　彈指的流光　不覺已到孟夏　前晚掌燈時分　鄙人獨自危坐於斗室之中　只有靑燈一盞　與幾卷殘書爲伴　再看壁上肖像　無非是依然對我憂愁　本欲睏圖個兒睡下　不想又被臭蟲跳蚤相率來侵　犯我的治安　還要吸食我的膏血　於是坐也坐不安　睡又睡不好　覺不上來的那分飛揚浮躁　直急得我無可如何　這纔順手取過一本南華經閱看　原打算排豁排豁豁胸襟　活潑活潑意氣　不想閱至田子方一篇　有哀莫大於心死　而人死亦次之之句　不覺又觸動了我無限的感慨　翻來覆去的　細嚼這兩句的滋味　眞是越想那道理越眞切　人要先把心死了　可是最可悲哀的一件事　而人身死　誠是在次的了　若據鄙人淺近的眼光兒看着　要把哀莫大於心死的這句話送給我們中華民國的同胞　倒是很恰當　再要送給一般素日自命偉人志士的　可是更恰當了　這並不是我安心作踐偉人志士　無奈這些個肉食志士　金錢偉人　早就把那心死的比冰還涼呢　死可是死那國利民福的心　至於那私慾自得的心　可是活的比火還熱呢　有人說人家偉人志士　不是滿嘴的愛國滿腹的强種嗎　眞實這路眞正愛國强種的志士　有固然是有　只是不容易多見　如今在社會發現出來的志士　大半都是良心死　而惡心活　自私自利之心活　而愛國愛種之心死　到處閑談　滿嘴不離名詞　渾身可成了外洋銷貨塲　嘴上愛國比誰也熱　腹中的涼血　比誰都涼　但分能沾着點兒革命氣味居然就能以革命鉅子自居　只要頭腦能鑽　就能來個勳幾位　一朝身登仕版　立刻就駟馬高車　非什麼酒不飲　非什麼烟不吸　家則金屋藏嬌　出則[illegible]　什麼打幾圈麻雀　打幾盤球　左右是民脂民膏　自然能供志士偉人們遺與　什麼爲國家艱難　民生困苦　什麼爲鄰强環伺　險象叢生　一概是不聞不問　甚至於大言不慚　自稱是起義有功　如今應享完全的幸福　那一種如瘋如狂的怪狀　簡直的就叫無可形容　要知他良心死與未死　先看他以上的情形有無　似乎這路毫無心肝的僞志士假偉人　硬委之以國利民福之事　豈不是悞盡蒼生嗎　諸君要以爲鄙人言之太過　就請您調查調查　各妓館　各番菜館　來來往往的　究竟是那一界的人多　就知道他們的心理如何啦　不是嫖學大家　就是新式飯桶還配稱那道愛國的志士呀　誤了歸期　志士偉人良心若不轉活　我們中華民國就斷送於志士偉人之手了　諸君良心一死　中華土地人民　也跟着諸君殉了節　咳　可冤哪

●本館要電●

上海電●商團致電北京袁大總統武昌黎副總統略云　上海叛黨時常擾亂商家　煽惑人心　捏造謠言擾學暴動　種種違法　言之不勝　請大總統暨副總統速爲設法懲罰等語

廣州電●鍾學務司曾耶穌黜孔子　凡欲謀學界差缺者　非耶穌教徒不能得　士林恨之

香港電●胡都督陳護軍　近日尤爲殘暴　但遇迹涉疑似者　當即拿獲　並不審訊明白　立予打靶每日平均計算約死六七十人

重慶電●鄭將軍於星期一　圍攻擒拿叛黨後　逼令其交卸槍砲　以及火藥等件　並將叛匪首領四人即行就地正法

福州電●興化外國婦女嬰兒等　現逃避於福州省城　因謠言將行派兵勦除興化　據報告云仙遊教會現起程前往他府

●國事要聞●

議員會場大咆哮●國民黨議員　乘法定人數不足之際　强迫副議長陳國祥君　將未完全議決之咨文立時發出　議長不從　即肆毆辱　一節已紀昨報　然茲事重大　有記之未甚詳盡者　再補誌於左（一）休息時之協商　未休息以前　汪榮寶君提議遵照初五日之議事結果　將反對借款手續之咨文即付二讀　蓋以爲關於財政重大案件　非經三讀會之順序不能成立也　谷鍾秀君即起反對　謂欲行三讀會之手續　即不啻打消此案也　伍朝樞李肇甫兩君附和之　同黨各暴烈分子即發咆哮以助其勢　適鳴鐘三下宣告休息　衝突未成　共和民主統一三黨中即推李國珍何雯兩君　與國民黨李肇甫君欲爲協商　使公文中只露反對手續之文　不存推翻借款之義　以免背多數人心理　而激會衆因之大衝突　李肇甫君然之　忽呂復君促手去不容協商　國民黨休息室內又有拍案呼者曰　誰敢主張附三讀則打死他　於是多數穩健議員見此情形　知本日會場中必有暴動　戒不入場　而搖鈴再開會時　遂生入數不足之結果矣（二）行兇時之情節　續開會時　既不足法定人數　陳副議長宣告延會十分鐘　而國民黨議員　即逼議長將咨文立時印發　議長謂速記錄已載明此項　咨文須經正式表決始生效力　不足法定人數　照議事細則無從表決　斷不敢輕易印發　谷鍾秀本係咨文之動議者　聞議長不肯違法印發　勃然大怒　奔上演壇面外而立　破口大罵　若袁氏走狗亡國議長之類　歷百數十語　皆穢惡不堪入耳者　正罵至熱鬧時　引起呂復君　亦奔演壇面內而立　戟指叱議長曰　你不肯印發咨文

感謝名醫　四月二十號胞妹忽患龍泉毒疽戰慄異常　中外各醫束手　經金伯寬君介紹石駙馬大街王靜[illegible]

行商會附入商務總會業商務總會行文工商部允准立案實發起文劉詠今東西火車交通自有遠方集咨來投
茲未週知特此廣告

你是忘八蛋　狺狺然有間　忽奔下演壇　竭力拔一大銅墨盒　向議長席擲去　從議長頭上飛過　擊在五色旗上　陳策君亦舊臂而起　拔一墨盒遙擊議長　而落於速記席旁　墨汁地毯一大片　鄉君大聲呼曰　打死此狗議長　拚命一拳　將坐席擊一大凹　手皮亦破損　然亦勇矣　當此之時　肇甫君急向代秘書長林長民君索議事錄　查閱初五日議事之情形　林甫與之　議長即宣告散會　場後休息室　更有亂暴者意欲辱打林君以洩忿　林君從容下台　向李肇甫君取回議事錄　復從容　台由場後門步出　衆兇徒見內已有警衛　無可毆辱之機　急趨場外大坪中　攢聚而鴟候之　蓄欲要擊於道也　幸林君在議室商議要公　久之未出　彼兇徒乃飲恨而散　而林君无妄之災始獲免焉

黃興謀逆之鐵證　●旬日以來　京中各報屢揭黃興造反之證據　以告國人　本報因事關大局　未敢遽目爲信讞　不意昨日兗州張軍統來電　竟將黃興運動軍隊謀逆證據　盡行揭出　反狀昭著　無可諱言　茲將原電錄下　大總統鈞鑒　兗密　頃有舊友張道鴻順　帶同吳姓宋姓等二人來兗　據稱係由黃興派來與勳接洽　訴說此次開釁　係爲爭大借款　及宋案事　並蹈勳以重利　欲勳隨同反對中央　勳當即嚴辭拒駁　並立時押送出境　不令逗遛　以防意外　特此電聞　勳叩虞印

政府大借款負責　●此次大借款　國民黨爲無理由之反對　中外人心毫不爲動　惟政府恐銀行團各國誤會政府或有取消借款　或不肯負担完全責任之意　昨特由外交部通告銀行團各國　謂大借款由政府負完全責任　卽臨時政府告終　新政府成立　對於已成立之借欵　當毫無變動　完全責任繼續負擔　請銀行團各國　不必疑慮云云　觀此可知政府借款之決心　卽五國銀行團各國接我國政府通告後　亦尋疑盡釋　日昨各報喧傳借欵　暫緩交欵　此係別有交涉　於借款根本問題絕無關係　又接柏林德文電　大借欵售票開始　購票者頗不信用　現銀行團各國已於債票上印明借欵本利　由中國政府完全負担保責任　決無危險等虞字樣　近時購票情形頗稱踴躍

●本京新聞●

丁君南下　●聞近日政府挽萬國改良會會長丁義華君到滬　與黃克強接晤　疏通關於借款事宜　並從中署事調停南北意見　並聞丁義華君已定初十日啟程南下

請辦醫院　●紅十字會正會長呂海寰具呈政府　略爲豫省亢旱日久　癘疫叢生　亟應設法救濟　以重民命　請批飭財政部先行籌撥五萬元　酌量分別給發災區　以便籌備醫院　購置醫藥材料　而維善舉

錄事入官　●京師各部院局所錄事代表榮錫恭等　以錄事爲行政補助機關　事務至繁　南京政府官制案定錄事爲委任　攷諸事實適得其平　現定僱員名稱　不知據何理由　故今擬具聯名請願書於參衆兩院　陳請取銷僱員名稱　列入官制　以重人格而符國體　並具呈政府籲請提交國務會議

扣留槍械◉八號下午六鐘京漢鐵路來車時　山西河東籌餉局員王世勳　攜帶手槍一支槍子二十餘粒　又駐煙總司令部副官甯振亞　攜帶手槍一支槍子二十粒　均經稅關查無陸軍部護照　當即一併扣留

放餉衝突◉外左一區於一號放餉時　有巡官文某　將餉交與蔣家胡同德源銀號　該號發放　區長警均持條赴該號支取　所給的是造幣廠（每元較少一枚）　衆人多有紛爭　該號將文某請來彈壓監放　大衆無法　只可拏走　文某回區混稟了一回　聽說還將一巡長記過　并聞巡官等因此大動公憤　沒有真章兒恐怕不行

頒令戒嚴◉七號晚八鐘　總統府頒發臨時緊急戒嚴令一道　三海內外軍隊荷槍巡邏　頗形嚴肅　據個中消息　稱某軍隊有反對大借欵消息　經偵探員報告　故有此戒嚴命令

教育復初◉教育部次長董鴻禕　經各方面極力勸駕　始於日前到署　所有新參事等　亦與董次長同日就職　邇來該署秩序　業已如初

挑兵運動◉五營兩翼於九號在提署挑兵缺　挑補均按資格　以年力精壯識字爲合格　惟北營有個五十多歲不識字老兵　居然被補　探得挑缺的人直犯閒話　說此人名張德福　是給鶴總戎看墳的　有這們個關係　所以才有如此靈應　此話雖出自因缺不平人之口　大概事出有因

以身作則◉北郊二區自治公所　初一日研究私塾進步改良辦法　有老塾師張子澤呂飛九二君　講說教授管理之法　並提倡剪髮之益　當時有位王寶軒君　在萬慶號借來推子　先給張呂二君推去小辮兒　二位老先生　可稱以身作則

◉戲評◉

（隱鳴）

角色◉人生天然的特長　萬不能夠一般無二　所以投師學藝　也是因人而殊　不過既成一門　勢必精於其技　果能實在出色　方纔可警世人　梨園一行　向分生旦淨末丑角　共爲五種脚色　可是既然能認一種　必定長於此工　老角向倒搭班　全都各認一類　既不有所侵佔　而且全係專精　即便有個兩拿（如老生帶靠背）　也是不出範圍以外　不像江派的好老　真能任意胡來　所以上海新到超等名角　有跨生旦淨末丑的　其實那門那類　他也未必真行　原是借此藏拙　朦哄愚人的雙眼　那些愚人的眼睛見亮　那時他算結完　論起那路角色的戲　至少也有一百九百的　只於要想六個月裡賣　那可有些不能　馬上一般坤角　強半都是大抓一氣　惹得那些聽戲的傻老　還滿口讚美不絕　盼着文武崑亂全行　可就不分彼此了　自己再能學學場面　也能聲勢日增嘔

中國保商會啟事　今收到　陸君愼齋　王君徽五　捐洋五百元　宋君位三捐洋三百元正　特此登報鳴謝